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曲洧舊聞卷一至五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御題曲洧舊聞四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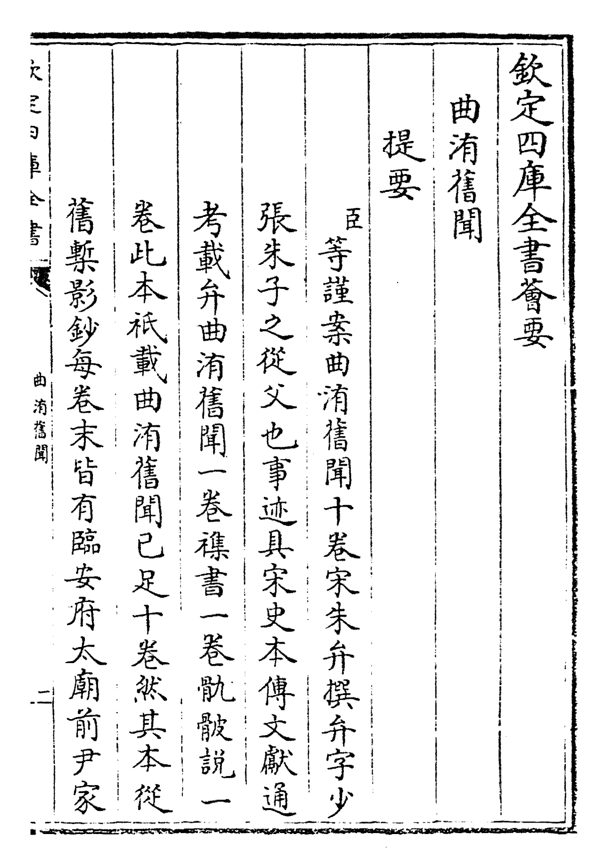
留金弗紀金問事曲洧依然紀舊聞二帝播遷雖自取
禍緣新法變更紛

建隆端拱政堪徵紹聖宣和百事興設使子孫守祖制
何愁萬世不繩承

汴都掌故頗傳真說部非同耳食倫何事臨安安半壁
氷天雪窖忘君親

清濁渭涇本自殊操戈同室若為乎因翻汝璟獨藏本

畧恨爾時程與蘇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曲洧舊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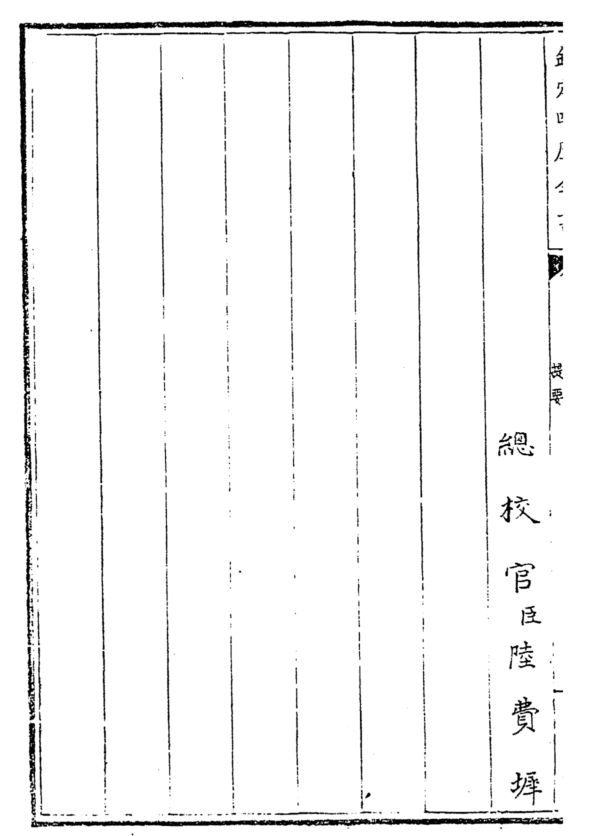
提要

臣等謹案曲洧舊聞十卷宋朱弁撰弁字少張朱子之從父也事迹具宋史本傳文獻通考載弁曲洧舊聞一卷襍書一卷骫骳說一卷此本祇載曲洧舊聞已足十卷然其本從舊槧影鈔每卷末皆有臨安府太廟前尹家

書籍舖刊字又惇字避光宗諱皆缺筆原刻不應有悮必通考訛十卷為一卷也案弁以建炎丁未使金被留越十七年乃歸而書中有臘月八日清涼山見佛光事云歲在甲寅又記祕魔巖事其地在燕京又記其友述定光佛語云停囚十年則書當作于留金時然皆追叙北宋遺事無一語及金故曰舊聞通考列之小說家今觀其書雖有神怪諧謔數

條然所記多當時祖宗盛德及諸名臣言行而於王安石之變法蔡京之紹述分朋角立之故言之尤詳葢意在申明北宋一代興衰治亂之由深于史事有補實非小說家流也惟其中閒及詩話文評并諸考證不名一格不可目以雜史今改入雜家類焉乾隆四十二年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提要

總校官臣陸費墀

曲洧舊聞卷一

宋 朱弁 撰

太祖皇帝抱帝王雄偉之姿殆出於生知天縱其所注措初不與六經謀而自然相合晁以道云曾子固元豐中奉詔作論論成以吾觀之朱未盡善某常謂太祖有二十事皆前代所無出於聖斷而為萬世利者今實録中畧可數也惜乎子固不及此吾所深惜也

太祖皇帝龍潛時雖屢以善兵立奇功而天性不好殺故受命之後其取江南也戒曹秦王潘鄭王曰江南本無罪但以朕欲大一統容他不得卿等至彼慎勿殺人曹潘兵臨城久之不下乃草奏曰兵久無功不殺無以立威太祖覽之赫然批還其奏曰朕寧不得江南不可輒殺人也逮批詔到而城已破契勘城破乃批奏狀之日也天人相感之理不亦異哉其後䓫路至太原亦猶於師曰朕今取河東誓不殺一人大哉仁乎自古應天

命一四海之君未嘗有是言也
太祖皇帝即位後車駕初出過大溪橋飛矢中黃繖禁
衞驚駭帝披其胸笑曰教射教射既還内左右密啟捕
賊帝不聽久之亦無事
建隆間竹木務監官患所積材植長短不齊奏乞剪截
俾齊整太祖批其狀曰汝手足指寧無長短乎胡不截
之使齊長者任其自長短者任其自短御批宣和中予
親戚猶有見者

五代以前官制及士大夫碑碣並不見有場務監官親見所在場務多是藩鎮差牙校不立程課法式公肆誅剝全無誰何百姓不勝其弊故建隆以來置官監臨制度一新利歸公上官不擾而民無害至今便之

國初宰執大臣有前朝與太祖俱北面事周仍多出已上一日即位無所易置左右驅使皆委靡聽順無一人敢偃蹇者始聽政有司承舊例設宰相以下坐次即叱去之如太陽東升焜燿萬物無敢仰視者蓋其天姿聖

度果為命代真主豈容測度哉

五代割據干戈相侵不勝其苦有一僧雖佯狂而言多奇中甞謂人曰汝等望太平甚切若要太平須待定光佛出世始得至太祖一天下皆以為定光佛後身者蓋用此僧之語也

世傳太祖將禪位於太宗獨趙韓王密有所啟太祖以重違太后之約不聽太宗即位入廬多遜之言怒甚詔至闕而詰之韓王曰若聽臣言則今日不睹聖明然先

帝已錯陛下不得再錯太宗首肯者久之韓王由是復用

山陽郡城有金子巷莫曉其得名之意予見郡人言父老相傳太祖皇帝從周世宗取楚州州人力抗周師踰時不能下既尅世宗命屠其城太祖至此巷適見一婦人斷首在道卧而身下兒猶持其乳吮之太祖惻然為返命收其兒置乳媪鞠養巷中居人因此獲免乃號因子巷歲久語訛遂以為金而少有知者

內中酒蓋用蒲中酒法也太祖微時喜飲之即位後令蒲中進其方遂至今用而不改

真宗皇帝因元夕御樓觀燈見都人熙熙舉酒屬宰執曰祖宗創業艱難朕今獲覩太平與卿等同慶宰執稱賀皆飲釂獨李文靖沆終觴不懌明日王文正旦問其所以且曰上昨日宣勸歡甚公不肯少有將順何也文靖曰太平二字常恐諛佞之臣以之借口干進令人主自用此夸耀臣下則忠鯁何由以進既謂太平則求祥

瑞而封禪之說進若必為之則耗帑藏而輕民力萬而有一患生於意表則何以支梧沆老矣茲事必不親見叅政他日當之矣其後四方奏祥瑞無虚日東封西祀講求典禮紛然不可遏王文正旦追思其言嘆曰李文靖真聖人也畫像置於書室中而日拜之予屢見前輩說此詢於兩家子孫其言皆同

真宗問王文正公曰祖宗時有秘識云南人不可作宰相此豈立賢無方之義乎文正對曰立賢雖曰無方要

之賢然後可是時方大用王文穆或以此為言而不知此讖乃驗於近世而不在文穆也

祥符中天書降有旨云可示晁迥迥云臣讀世間書識字有數豈能識天上書定陵屢欲用為宰執用事者忌之而止迥即文元公也

王文正為叅知政事嫉丁晉公姦邪屢欲開陳以宰執同對未果每閒暇與晉公語色欲言而輒止者數四晉公詰之文正曰弟某當遠宦而老母鍾愛茲事頗亂方

寸也晉公曰公可留身面陳其事得旨吾曹亟奉行爾明日宰執退而文正獨留晉公悟悔之不及文正具陳謂姦邪簾幃嘉納丁自此黜士論莫不快之

仁宗皇帝至誠納諫自古帝王無可比者一日朝退至寢殿不脫御袍去幞頭曰頭癢甚矣疾喚梳頭者來及內夫人至方理髮次見御懷中有文字問曰官家是何文字帝曰乃臺諫章疏也問所言何事曰霖淫久恐陰盛之罰嬪御太多宜少裁減掌梳頭者曰兩府兩制家

中各有歌舞官職稍如意往往增置不已官家根底剩有一兩人則言陰盛須待減去只教渠輩取快活帝不語久之又問曰所言必行乎曰臺諫之言豈敢不行又曰若果行請以奴奴為首蓋恃帝寵也帝起遂呼老中貴及夫人掌宮籍者攜籍過後苑有旨戒閽者云雖皇后不得過此門來良久降指揮自某人以下三十人盡放出宮房卧所有各隨身不得隱落仍取内東門出盡文字回奏時廹進膳慈聖慮帝御匕箸後時亟遣莫敢

少稽滯既而奏到帝方就食終食慈聖不敢發問食罷進茶慈聖云掌梳頭者是官家常所嬖愛奈何作第一名遣之帝曰此人勸我拒諫豈宜置左右慈聖由是密戒嬪侍勿妄言無預外事汝見掌梳頭者乎官家不汝容也

唐質肅在諫垣日仁宗密令圖其像置温成閤中御題曰右正言唐介時猶衣緑外庭不知逮質肅薨于位裕陵澆奠索畫影看曰此可見後生日精神乃以此畫像

賜其家人始知之乃嘆仁宗之用意深不可及也

昭陵時京東路有一鎮其戶繁盛在本路為最大臣建言請增置監臨官下漕司相度及問本鎮願與不願父老既欣然所由官司次第保明聞奏比進呈取旨昭陵思之良久曰恐動漕司歲計遂別生事因為民患止而不行大矣哉昭陵之愛民也深矣或云歷下一鎮

或有薦宋莒公兄弟可大用昭陵曰大者可小者每上殿來則廷臣更無一人是者已而莒公果作相而景文

竟以翰長卒於位

仁宗皇帝嘗言尊號非古也自寳元之郊詔羣臣毋得以請殆二十年嘉祐四年孟冬祫丞相又欲因此上尊號宋景文曰却尊號甚盛德也臣下乃欲舉陛下所不用之故事是一旦受虛名而損實美也上曰我意正如是於是遂止 按嘉祐四年富弼韓琦作相

范諷知開封府日有富民自陳為子娶婦已三日矣禁中有指揮令入見今半月無消息諷曰汝不妄乎如實

有玆事可只在此等候也諷即乞對具以民言聞奏且曰陛下不邇聲色中外共知豈宜有此況民婦既成禮而强取之何以示天下仁宗曰皇后曾言近有進一女姿色頗得朕猶未見也諷曰果如此願即付臣無為近習所欺而怨謗歸陛下也臣乞於榻前交割此女歸府面授訴者不然陛下之謗難户曉也且臣適已許之矣仁宗乃降旨取其女與諷諷遂下殿或言諷在當時初不以直聲聞而能如此盖遇好時節人人爭做好事不

以為難也

張堯佐除宣徽使以廷論未諧遂止久之上以温成故欲申前命一日將御朝温成送至殿門撫背曰官家今日不要忘了宣徽使上曰得得既降旨包拯乞對大陳其不可反復數百言音吐憤激唾濺帝面帝卒為罷之温成遣小黄門次第探伺知拯犯顔切直迎拜謝過帝舉袖拭面曰中丞向前說話直唾我面汝只管要宣徽使宣徽使汝豈不知包拯是御史中丞乎

張康節為御史中丞論宰執不已上曰卿孤寒殊不自為地康節曰臣自布衣叨冒至此有陛下為知已安得謂之孤寒陛下今日便是孤寒也上驚而問其故康節曰内自左右近習外至公卿大臣無一人忠於陛下者陛下自謂不孤寒而反謂臣為孤寒臣所未喻也當時有三真之語謂富韓公為真宰相歐公為真内翰而康節為真御史也

宋子京西征東歸録載云知成都陛辭日面請聖訓上

曰鎮靜子京自著其事曰語簡而意盡於治蜀尤得其要真聖人之言也

仁宗於科舉尤軫聖慮孜孜然惟恐失一寒俊也每至廷試之年其所出三題有大臣在三京與近畿州郡者多密遣中使往取之然猶疑其或泄也如民監本是詩題王者通天地人本是論題皆臨時易之前代帝王間有留意於取士然未有若是者也

仁宗儉德殆本於天性尤好服浣濯之衣當未明求衣

之時嬪御私易新衣以進聞其聲輒推去之遇浣濯隨破隨補將徧猶不肯易左右指以相告或以為笑不恤也當時不惟化行六宮凡命婦入見皆以盛飾為恥風動四方民日以富比之崇儉之詔屢挂牆壁而汰侈不少衰蓋有間也

仁宗時最先言立皇嗣者明州鄞縣尉不記姓名晁以道嘗為予言閱歲久又經此喪亂若史家又復不載可惜也

慈聖識慮過人遠甚仁宗一夕飲酒温成閣中極懽而酒告竭夜漏向晨矣求酒不已慈聖云此閒亦無左右曰酒尚有而云無何也答曰上飲懽必過度萬一以過度而致疾歸咎於我我何以自明翌日果服藥言者乃歎服

予在太學時見人言仁宗時蜀中一舉子獻詩於成都府某人忘其姓名云把斷劒門燒棧閣成都别是一乾坤知府械其人付獄表上其事仁宗曰此乃老秀才急

於仕宦而為之不足治也可授以司户叅軍不釐事務處於遠小郡其人到任不一年慙恧而死

昭陵謹惜名器而於改官之法尤軫聖慮胡宗炎以應格引見上驚其年少舉官踰三倍最後閱其家狀云父宿見任翰林學士乃嘆曰寒俊安得不沉滯遂降指揮令更候一任與改合入官

李肅之公明文定公子也在三司論事切宜仁宗嘉納歐公以簡賀之甚有稱賞之語公明喜曰歐公平日書

疏往來未嘗呼我字也此簡遂以字呼我人之作好事安可不勉哉

盛文肅在翰苑日昭陵嘗召入面諭近日亢旱禱而不應朕當痛自咎責詔求民間疾苦卿只就此草詔庶幾可以商量不欲進本往復也文肅奏曰臣體肥不能伏地作字乞賜一平面子上從之逮傳旨下有司而平面子至則詔已成矣上覽之嘉其如所欲而敏速更不易一字或曰文肅屬文思遲乞平面子蓋亦善用其短也

文肅鎮廣陵蘇叅政某客遊過之嘗獻書文肅一覽大喜曰覩君之才宜應制科對曰下走竊亦有此志顧朝夕之養是急不得三年讀書工夫耳文肅曰吾有圭田租八百斛可以成君此志也蘇亦不辭文肅乃薦之歸朝又於公卿間為之延譽後三年遂中制科前輩成就人有如此者

昭陵時言利者請稅天下橋渡以佐軍張錫字貺之建言津梁利人而返稅之以為害卒罷之

蔡君謨得字法於宋宣獻宣獻為西京留守時君謨其幙官也嵩山今善寺有君謨從宣獻留題尚存東坡評今朝書以君謨為第一仁宗尤愛之御製元舅隴西王碑文詔君謨書之其後命學士撰溫成皇后碑文又欲詔君謨書君謨曰此待詔之所職也吾其可為哉遂力辭之

晁以道嘗為余言本朝文物之盛自國初至昭陵時並從江南來二徐兄弟以儒學顯二楊叔姪以詞章進刁

衍杜鎬以明習典故用而晏丞相歐陽少師巍乎為世一龍門紀綱法度號令文章燦然具備有三代風度慶曆間人材彬彬號稱衆多不減武宣者蓋諸公實有力焉然皆出於大江之南信知山川之氣蜿蟺磅礴真能為國産英俊也予嘗因賦澄心堂紙詩記其事以告後來之秀其詩見予文集中

祖宗平僭亂凡諸國瑰寶珍奇之物皆藏于奉宸庫自建隆以來有司歲時點檢之而已未嘗敢用也章獻明

肅皇后垂簾日仁宗入近習之言欲一往觀后以帝春秋鼎盛此非所以示之也乃詔擇日開庫設香案而拜具言祖宗混一四海創業艱難此皆諸國失德不能有故歸我祢藏今日觀之正可為鑒戒若取以為玩好或以供服用則是蹈覆車之故轍非祖宗垂訓之意也詞色嚴厲中宫皆恐懼流汗后之用心豈不深且遠哉

曲洧舊聞卷一

曲洧舊聞卷二

宋 朱弁 撰

張康節守泰州名兼侍讀以老不能進讀固辭仁宗曰不必讀書但留備顧問遂免進讀未幾擢任風憲

厚陵初張康節豫政屢請老不許詔三日一至樞密院進見毋舞蹈康節曰本兵之地豈容尸禄養疾遂力求去

熈寧元豐間神宗皇帝奉事兩宮太后盡心色養有臣庶之所難能者慶壽寶慈宮在福慶之東西天子朝夕親視服膳至通夕不下關鍵母弟荊揚二王已冠猶不許就第往還如家人禮皇太后於二王亦未嘗假以言色言事官上章諷請使出閤如故事帝以為間親虧孝黜之於外

裕陵務尊崇濮安廟且欲改卜寢園大臣心知其非而不能諫一日潞公同對見衆人紛然而莫得其説公徐

曰陛下必欲遷之有何所求若求福耶則已出二天子矣更求何事自此改卜之議遂罷不復言

岐王始封昌王時飛語云昌字兩日並出也裕陵惑之以問大臣大臣無能對者吕申公知開封府因上殿奏事罷上從容曰卿聞昌王之説乎申公曰不知陛下有何所疑若聖意不能釋然以臣所見改封大國則妄議息矣裕陵意遂解

朱行中知廣州東坡自海南歸留款甚洽其唱和詩亦

多行中嘗與坡言裕陵晚年深患經術之弊某時判國
子監因上殿親得宣諭令教學者看史是月遂以張子
房之智為論題上索第一人程文覽之不樂坡曰予見
章子厚言裕陵元豐末欲復以詩賦取士及後作相為
蔡卞所持卒不能明裕陵之志可恨也
熙寧中三經義成介甫拜尚書左僕射吕吉甫遷給事
中王元澤自天章閣待制進龍圖閣直學士力辭不受
裕陵欲終命之吉甫言雱以疾避寵宜從其志由是王

呂之怨益深吉甫未幾以鄧綰等交攻出知陳州而蔡

私書之事作矣

元豐初官制將行裕陵以圖子示宰執於御史中丞執

政位牌上貼司馬温公姓名又於中書舍人翰林學士

位牌上貼東坡姓名其餘與新政不合者亦各有攸處

仍宣諭曰此諸人雖前此立朝議論不同然各行其所

學皆是忠於朝廷也安可盡廢王禹玉曰領德音蔡持

正既下殿謂同列曰此事烏可須作死馬醫始得其後

上每問及但云臣等方商量進擬未幾宮車晏駕而裕陵之美意卒不能行新州之貶無人正名其罪紹聖間黨論一興至崇觀而大熾其貽禍不獨搢紳而已士大夫有知之者莫不歎恨也

裕陵彌留之際宣仁呼小黄門出紅羅一段密諭之曰汝見郡王身材長短大小乎持以歸家製袍一領見我親分付勿令人知也後數日哲宗於梓宫前即位左右進袍皆長大不可御近侍以不素備皆倉皇失色宣仁

遺宮嬪取以授之或曰小黄門即邰成章也岐邸之謗大喧成章不平之嘗明此事於巨璫巨璫呵之曰無妄言滅爾族也

神宗皇帝喜談經術臣下進見或有承聖問者多皇遽失對范忠宣謂立法本人情怨讟可慮造膝之際累數百言且曰願陛下不見是圖帝曰如何是不見是圖忠宣對曰唐杜牧所謂天下不敢言而敢怒者是也帝為改容味其言者久之

趙元考彥若周翰之子也無書不記世謂著脚書樓然性不伐而尤恭謹館中諸公方論藥方有一藥不知所出雖掌禹錫大卿曾經修本草亦不能省或云元考安在但問之渠必能記也時元考在下坐對曰在幾卷附某藥下在第幾葉第幾行其說云云檢之果驗然衆怪之曰諸公紛紛而子獨不言何也元考曰諸公不見問某所以不敢言耳元豐間三韓人使在四明唱和詩奏到御前其詩序有慚非白雪之詞輒効青唇之唱之句

神宗問青唇事近臣皆不知因薦元考元考對在某小説中然君臣間難言也容臣寫本上進本入上覽之止是夫婦相酬答言語因問大臣趙彦若何以不肯面對或對曰彦若素純謹僚友不曾見其惰容在君父前宜其恭謹如此也上嘉歎焉

郭逵為西帥王韶初以措置西事至邊逵知其必生邊患用備邊財賦及商賈移牒取問韶讀之怒形顔色擲牒於地者久之乃徐取納懷中入而復出對使者碎之

達奏其事上以問韶韶以元牒繳進無一字損壞也上不悟韶計不直達言自後達論韶並不報而韶遂得志矣予舊見前輩語及此事無不切齒而新進小生往往以此談韶不容口近有一士人自言久遊太學論及韶行事亦以此為智數過人而不以罔上陷老成罪韶往時苟合干進者持此自售亦不足怪不謂經此大變故猶守舊聞如此等輩真是不識濁淨其可責哉

宣仁同聽政日以內外臣寮所上章疏令御藥院繕寫

各為一大册用黄綾裝背標題姓名置在哲宗御座左右欲其時時省覽或曰此事出於蕭幃獨斷外廷初不知也予見故族大家子弟往往皆能言之

哲宗御講筵誦讀畢賜坐側賜扇潞公見帝手中獨用紙扇率羣臣降堦稱賀宣仁聞之喜曰老成大臣用心終是與人不同是日晩問哲宗曰官家知大臣稱賀之意乎用紙扇是人君儉德也君儉則國豐國豐則民富而壽大臣不獨賀官家又為百姓賀也

建中靖國間虞策經臣除吏部尚書正謝曰猶辭不已且曰臣聲華望實不逮王古遠甚而陛下以臣代之人其謂陛下何上曰王古雖罷去朕方欲大用之卿且勉焉

元祐姦黨置籍用蔡京之請也始刻石禁中而尚書省國子監亦皆有之禁中石刻崇寧四年冬因星變上命碎之時國子監無名子以朱大題其碑上曰千佛名經其後歲月滋久逮宣和中所籍人往往多在鬼録獨劉

器之范德儒二公在耳未幾器之之訃至東里晁以道對賔客誦南岳新摧天柱峯之句至哽咽不得語而客皆技睫以道徐曰者哲彫喪殆盡緩急將柰何客曰世未嘗乏材前輩雖有殄瘁之感安知無後來之秀以道曰人材之於世譬如名方靈藥之於病也世之集名方儲靈藥者多矣然不肯先疾而備至於疾既彌留乃始閱方書而治藥材不如見成湯劑為應所須而取効速也時坐客無不深味其言而歎服之

太祖皇帝在周朝受命北討至陳橋為三軍推戴時杜太后眷屬以下盡在定力院有司將搜捕主僧悉令登閣而固其扃鐍俄而大搜索主僧紿云皆散走不知所之矣甲士入寺登梯且發鑰見蟲網絲布滿其上而塵埃凝積若累年不曾開者乃相告曰是安得有人遂皆返去有頃太祖已踐祚矣

張才臣次元言溫成有寵慈聖光獻嘗以事忤旨仁宗一日語宰相梁適曰廢后之事如何適進曰閭巷小人

尚不忍為陛下萬乘之主豈可再乎謂前已廢郭后也帝意解因間語光獻曰我嘗欲廢汝賴梁適諫我汝乃得免汝之不廢適之力也後適死光獻常感之忽一日出五百萬作醮帝適見其事問之光獻以實告帝歎息自後歲率為之至光獻上仙乃止才臣退傳文懿公諸孫也按文懿公張士遜也士遜以太傅封鄧國公致仕故稱退傳

國朝以來凡州縣官吏無問大小其受代也必展刺交

相慶謝蓋在任日除私過外皆得以去官原免其行慶謝之禮為此故也自新政初頒大臣恐人情不附乃有不以赦降去官原減指揮自是成例而命官有過犯雖經赦宥及去官必取旨特斷以此恩霈悉為空文而公卿士大夫莫有釐正之者

祖宗時執政大臣多選聲華望實厭于公論者間有失於考慎而喧物議則往往亦務含容之聽其善去以全國體如歐公乞保全孫沔劉原父乞保全狄青是也近

世喜用新進少年不嚴堂陛專視宰相風旨以快私意至無瑕可求則以帷箔不根之事眩惑衆聽殊非厚風俗之道也

祖宗時凡罷官三月不赴部選集者有罰晁文元任翰長日以年高欲留其仲子侍養乃奏乞免注擬差遣特恩許之近世有到部一二年不注授公卿侍從遂以陳乞子弟差遣為恩例乃知員多闕少大異於曩日也

祖宗時州郡雖有公庫而皆畏清議守廉儉非公會不

敢過享至有滅燭看家書之語元豐以來厨傳漸豐饋餉滋盛而於監司特厚故王子淵在河北州郡供送非時數出謂之儽巡元祐元年韓川以朝奉郎為監察御史言其事

祖宗時置京城覘者專為伺察閭閻有枉究及權貴恃勢倚法病民耳其後法度有不合人心恐士大夫竊議當政者乃藉此以自助士有正論則謂之謗譏民有愁嘆則謂之腹誹殊失祖宗之意習見既久而人亦不知

也

本朝談經術始於王軫大卿著五朝春秋行於世其經術傳賈文元文元其家壻也荆公作神道碑略去此一事介甫經術實文元發之而世罕有知者當時在館閣談經術雖王公大人莫敢與爭鋒惟劉原父兄弟不肯少屈東坡祭原父文特載其事有大言滔天詭論滅世之語祭文宣和以來始傳於世

樂全守陳富公在亳社以不奉行新法事為趙濟所劾

謫知汝州假道宛丘與樂全相見問寒温外富公歎曰人果難知某凡三次薦安石謂其才可以大用不意今日乃如此樂全曰自是彦國未識此人方平於某年知舉辟為點檢試卷官每向前來論事則滿試院無一人可其意者自是絶之至今無一字往還公不語久之孫朴元忠時與樂全子弟在照壁後親聞其言如此

邵先生名雍字堯夫傳易學尤精於數居洛中昭陵末年聞鳥聲驚曰此越鳥也孰為而來哉因以易占之謂

人曰後二十年有一南方人作宰相自此蒼生無寧歲

君等誌之朝廷屢詔不起後即其家授以官堯夫力辭

之乃申河南府以病未任拜起乞留告身在本府俟痊

安日祇受朝廷益高之元豐末卒謚曰康節

歐陽公在政府聞康節之名而未之識也子棐叔弼之

官道洛下公曰汝至洛可往謁邵先生致吾欽慕而無

由相見之意彼若留汝為少盤旋不妨所得言語悉報

來叔弼既到門堯夫倒屣出迎之甚喜延入室説話終

曰堯夫又自道平生所見人所從學所行事諄諄不休已而又問曰君能記否至于再至于三栞雖敬聽之然不曉其意也以書報公公亦莫測逮元豐間堯夫卒有司上其行應謚而叔弼爲太常博士乃作謚議乃始恍然悟堯夫當時諄諄蓋是分付玆事也先生其神哉世以比郭景純之於青衣兒雖其事不同而前知實相類也

温公與堯夫水北閒步見人家造屋堯夫指曰此三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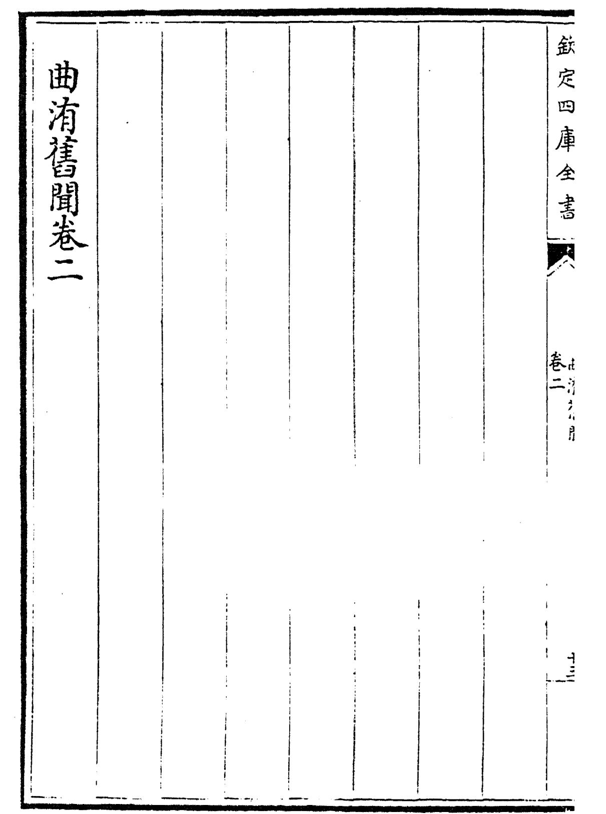
某年某月當自倒又指曰此三間某年某月為水所壞
温公歸因筆此事于所著文稿之後久而忘之因過水
北忽省堯夫所説視其屋則為瓦礫之場矣問於人皆
如堯夫言歸考其事亦同此事洛中士大夫多能道之
富韓公居洛其家圃中凌霄花無所因附而特起歲久
遂成大樹高數尋亭亭然可愛韓秉則云凌霄花必依
它木罕見如此者蓋亦似其主人耳予曰是花豈非草
木中豪傑乎所謂不待文王猶興者也秉則笑曰君言

大是請以此為題而賦之予時為作近體七字詩一首詩見予家集中

晁檢討以道於崇寧初嘗為予言富公晚年見賓客譽其奉使之功則面頸俱赤人皆不諭其意子弟於暇日以問公公曰當吾使北時元勲宿將皆老死久矣後來將不知兵兵不習戰徒見聘問絡繹恃以無恐雖曲不在我若與之校則彼包藏禍心多歷年所事未可知忍恥增幣非吾意也吾家兄弟嘗論之惜乎東坡作

神道碑曰不知此一段事也

范忠文公在蜀始為薛簡肅所知及來中州人未有知者初與二宋相見二宋亦莫之異也一日相約結課以長嘯卻胡騎為題公賦成二宋讀之不敢出所作既而謂公曰君賦極佳但破題兩句無頓挫之功每句之中各添一者字如何公欣然從之二宋自此遂大加稱賞乃定交焉



曲洧舊聞卷二

曲洧舊聞卷三

宋　朱弁　撰

范忠文公與司馬文正公平生智識談論趣向除議樂一事不同外其餘靡所不同元祐初温公起為相忠文獨高卧許下凡累詔皆力辭不已其最後表云六十三而求去蓋不待年七十五而復來誰云中理朝廷從之當是時中外士大夫莫不高公此舉而人至今以為美

談也

范祖封忠文公之孫也嘗夢忠文言我墓前石人石羊石虎長短大小皆踰制如我官未應得也汝可亟易之祖封既久遂忘其夢而墳寺僧忽報一夕大雷石人一折其手一斷其身為二乃始驚懼徧與親舊言其事或曰忠文死猶守禮不踰況生前乎

蜀公與温公同遊嵩山各攜茶以行温公以紙為貼蜀公用小黑木合子盛之温公見之驚曰景仁乃有茶器

也蜀公聞其言留合與寺僧而去後來士大夫茶器精
麗極世間之工巧而心猶未厭晁以道嘗以此語客客
曰使温公見今日茶器不知云如何也
蜀公居許下於所居造大堂以長嘯名之前有荼醿架
高廣可容數十客每春季花繁盛時燕客於其下約曰
有花飛墮酒中者為全釂一大白或語笑喧嘩之際微
風過之則滿座無遺者當時號為飛英會傳之四遠無
不以為美談也

按狀元之目始自唐而本朝科舉取士之法合以省試正奏第一名當之今呼廷試第一名為狀元非也元祐間潞公在朝因馬涓來謝嘗言其事自此人莫不知而莫能改也

鄭毅夫廷試日曾明仲為巡察官方往來之際見毅夫筆不停綴而試卷展其前不畏人竊窺意甚自得明仲從旁見其破題兩句云大禮必簡圓丘自然因低語曰乙起著乙起著毅夫驚顧知是明仲乃徐讀其賦便悟

明仲之意乙起大禮圜丘二字自覺破題便有精神至唱名果以此擅場予屢見前輩説此事所説皆同

科舉自罷詩賦以後士趨時好專以三經義為捷徑非徒不觀史而于所習經外他經及諸子無復有讀之者故于古今人物及時世之治亂興衰之迹亦漫不省元祐初韓察院以論科舉改更事嘗言臣於元豐初差對讀舉人試卷其程文中或有云古有董仲舒不知何代人當時傳者莫不以為笑此與定陵時省試舉子於簾

前上請云堯舜是一事兩事絶相類亦可怪也

李方叔言范蜀公將薨數日鬚眉皆變蒼黑眉目郁然如畫也東坡云平生虛心養氣數盡神往而血氣不衰故發於外如是爾然范氏多四乳故與人異忠文立德如此其化必不與萬物盡也

查道善監人物知許昌日張文懿罷射洪令歸闕過之一見大悦以書薦於楊大年大年令諸子列拜之文懿辭不敢當大年曰不十年此輩皆在君陶鑄之末但恨

老朽不見君富貴耳其後果如其言

張文懿生百日不啼身長七尺二寸人皆異之初為射洪令有道士崔知微者謁公曰吾嘗得相法於異人公正鶴形不十年相天下壽考絶人甚遠又縣之東十里餘羅漢院僧善慧夢金甲神數人叱令灑掃庭宇相公且來矣詰朝誦經以待之即文懿公也慧語此文懿謝之云安有是事

張文懿雖為小官而憂民出於至誠在射洪禱雨於白

崖山陸史君之廟與神約曰神有靈即賜甘澤不然咎在令當曝死乃立於烈日中意貌端慤俄頃有雲起西北靉靆四合雨大需足父老咨異因為立生祠焉

洪州順濟侯廟俗號小龍熈寧九年發安南行營器甲舟船江行多有見之者上遣林希言乘驛祭謝希言至廟齋宿是夜龍降于祝史歐陽均肩入香合蟠屈行禮之際微舉其首祭畢自香合出於案上供器間盤旋往來徐入帳中其長短大小變易不一執事官吏百餘人

皆見之乃詔封順濟王

陳文惠初見希夷先生先生奇其風骨謂可以學仙引之同訪白閣道者希夷問道者如何道者掉頭曰南菴也位極人臣耳文惠不曉南菴之語後作轉運使過終南山遇路人相告曰我適自南菴來乃遣左右往問南菴所在因往遊焉行不數里恍如平生所嘗經歷者既至菴即默識其晏坐寢息故處考南菴修行示寂之日即文惠垂弧之旦始悟前身是南菴修行僧也文惠自

有詩八韻紀其事予恨未見也

歐公下士近世無比作河北轉運使過滑州訪劉義叟於陋巷中義叟時為布衣未有知者公任翰林學士常有空頭門狀數十紙隨身或見賢士大夫稱道人物必問其所居書填門狀先往見之果如所言則便延譽未嘗以外貌驕人也

歐公父為綿州司户叅軍公生於司户之官舍後人於官舍葢六一堂蜀中文士多賦詩予政和初訪蜀人張

元常於興國寺見其唱和詩集其詩頗有佳者

醉翁亭記初成天下莫不傳誦家至户到當時為之紙貴宋子京得其本讀之數過曰只目為醉翁亭賦有何不可

歐公在頳上日取新唐書列傳令子棐讀而公卧聽之至藩鎮傳叙嗟賞曰若皆如此傳其筆力亦不可及也

程琳字天球張文節獨知之為三司使日議者患民税多名目恐吏為姦欲除其名而合為一琳曰合為一而

沒其名一時之便後有興利之臣必復增之是重困民也議者雖莫能奪然當時未知其言之為利也至蔡京行方田之法則盡併之乃始思其言而咨嗟焉大麥纊絹紬鞋錢食鹽錢

曳鈴其空上念無君子者解組不顧公其謂蒼生何此謝絳希深上楊大年秘書監啟事大年題於所攜扇曰此文中虎也予嘗得其全篇覾之他不稱是然學博而辭多用事至千餘言不困亦今人少見者大率此體前

華多有之歐公謝解時亦尚如此未變也此風雖未變
近世文士亦不能為之
范氏自文正公貴以清苦儉約著於世子孫皆守其家
法忠宣正拜後嘗留晁美叔同匕箸美叔退謂人曰丞
相變家風矣問之對曰鹽豉棊子而上有肉兩簇豈非
變家風乎人莫不大笑
范正平子夷忠宣公子也勤苦學問操履甚於貧儒與
外氏子弟結課於覺林寺去城二十里忠宣當國時以

敗扇障日徒步往來人往往不知為忠宣公之子外氏乃城東王文正家覺林寺蓋文正公松楸功德寺也

曾肇子開修史書呂文靖事不少假借元祐間申公當國或以為言公不答待子開如初客以密問公公曰肇所職萬世之公也人所言吾家之私也使肇所書非耶天下自有公議所書是耶吾行其私豈能使後世必信哉晁以道嘗為予說其事嘆曰申公度量如此真宰相也

呂微仲居相位日晁美叔為都司一日臺疏論稽違事語侵宰執微仲曰臺省稽違既有白簡論列則都司亦宜疚心美叔曰白簡之意專在宰執微仲曰論而當當施行之論而不當自有公議不宜以語言見侵便懷私忿況身在華要宜務寛大君等無惑乎未作貴人也這些言語猶容納不得衆皆慙而退

予在太學同舍有誦曾南豐集者或曰子何獨喜此荅曰吾愛其文似王臨川也時一生家世能古文聞其言

大笑曰王臨川語脉與南豐絶不相類君豈見其議論時有合處耶予殊未曉其意久之而疑焉後二十年間居洧上所與吾游者皆洛許故族大家子弟頗皆好古文因説黄魯直論晁無咎秦少游王介甫文章座客曰魯直不知前輩亦未深許介甫也予嘗見歐公一帖乃答人論介甫文者言此人而能文角而翼者也晁以道曰吾亦曾見此帖今在孫元忠家其子秘藏非氣類者不出以示之元忠名朴少為樂全客元祐間為秘書少

監以帖中語考之乃是介甫方辭起居注時帖也
周茂叔居濂谿前輩名士多賦濂溪詩茂叔能知人二
程從父兄南遊時方十餘歲茂叔愛其端爽謂人曰二
子他日當以經行為世所宗其後果如其言崇寧以來
非王氏經術皆禁止而士人罕言其學者號伊川學往
往自相傳道舉子之得第者亦有棄所學而從之者建
安尤盛伊川一日對羣弟子取毛詩讀一二篇掩卷曰
詩人託興立言引物連類其義理炳然如此其文章渾

然如此諸君尚何疑耶若勞苦旁求謂我所自得以瞪惑後生輩吾不忍也非獨詩為然凡聖人書熟讀之其義自見藏之於心終身可行患在信之不篤耳

謝良佐字顯道韓師朴在相位聞其賢欲招之而不敢乃遣其子治以大狀先往見之因具道所以願見之意士大夫莫不驚怪或曰嘉祐治平以前宰執稍禮下賢士者類皆如此自是近人不慣見也

晁之道名詠之資敏强記覽漢書五行俱下對黄

卷荅客笑語終日若不經意及掩卷論古人行事本末始終如與之同時者東坡作温公神道碑來訪其從兄補之無咎于昭德第坐未定自言吾今日了此文副本人未見也啜茶罷坡琅然舉其文一徧其間有蜀音不分明者無咎畧審其字時之道從照壁後已聽得矣坡去無咎方欲舉示族人而之道已高聲誦無一字遺者無咎初似不樂久之曰十二郎真吾家千里駒也

晁之道讀舊唐書謂予曰杜甫論房琯肅宗大怒當時人莫不為甫危之而崔圓等皆營救時顏魯公為御史中丞曽無一言予嘗謂魯公忠烈如此而老杜賦八哀獨不及之豈賦此詩時魯公尚無恙耶將詩人不無所憾初未可知也吾更考之耳

頃年近畿江梅甚盛而許洛尤多有江梅椒萼梅緑萼梅千葉黄香梅凡四種許下韓璠景文知予酷好梅也為予致椒萼緑萼兩種各四根予植之後圃作亭遂以

綠蕚名之書曰它日訪公於溱洧之間杖屨到門更不通名岸巾亭上梅乃吾紹介也景文三韓家少師子華孫也風采環潤字畫遒媚亦好作詩嘗為都廂人頗才之

中岳頂上松榦如插筆其間數株上巨下細枝柯似枯槎皮或剝落有半榮者僧指云此是嶽神為珪禪師夜移天將曉其鬼兵懼遽倒植之而去其言雖難信而其樹亦可怪也

鄭許田野間二三月有一種花蔓生其香清遠馬上聞之頗似木犀花色白土人呼為鷺鷥花取其形似也亦謂五里香

紅薇花或曰便是不耐癢樹也其花夏開秋猶不落世亦呼百日紅

密縣有一種冬桃夏花秋實八九月間桃自開其核墮地而復合肉生滿其中至冬而熟味如淇上銀桃而嘉美亦異也

語兒梨初號斤梨其大者重至一斤不知語兒何義鄭州郭祖嵩陵旁産此甚多其父老云有田家兒數歳不能言一日食此梨輒謂人曰大好衆驚異以是得名洛中士大夫陳振著小說云語兒當為禦兒蓋地名梨所從出也按禦兒非産梨之地不知陳何所據也

果中易生者莫如桃而結實遲者莫如橘諺云頭有二毛好種桃立不踰膝好種橘蓋言桃可待橘不可待

洛下稻田亦多土人以稻之無芒者為和尚稻亦猶浙

中人呼師姑粳其實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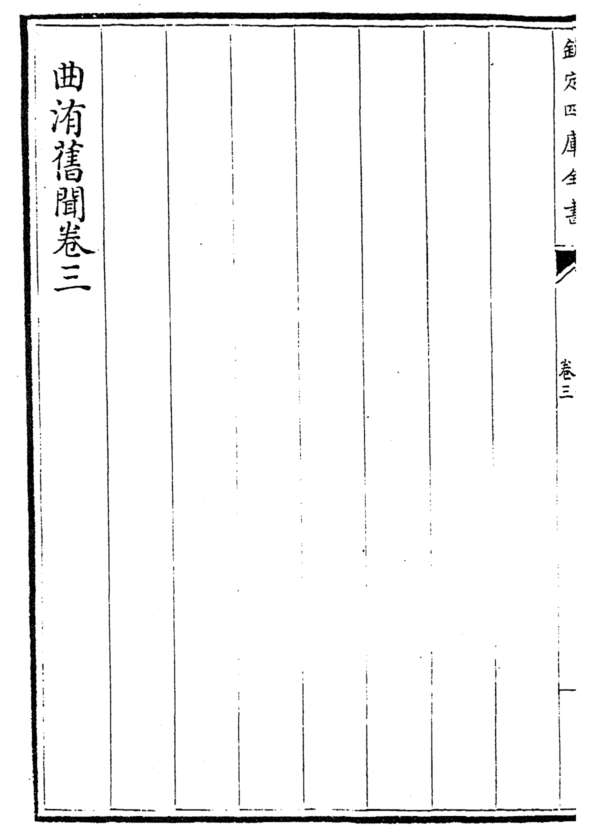
溱洧之源出馬嶺今在河南府永安界號玉仙山歷城東南為溱洧其水清有魚數種土人不善施網罟冬積柴水中為罧音滲以取之以擣澤蓼雜煑大麥撒深潭中魚食之輒死浮水可俯掇久之復活謂之醉魚云

麥秋種夏熟備四時之氣蕎麥葉青花白莖赤子黑根黄亦具五方之色然方結實時最畏霜此時得雨則於結實尤宜且不成霜農家呼為解霜雨絲西北人呼為

穬子有兩種早熟者與麥相先後五月間熟者鄭人呼為麥爭場

草烏頭近畿如嵩少具茨諸山亦多有之花開九月色青可玩人多移植園圃號鴛鴦菊蓋取其近似耳

木香有二種俗說檀心者號酴醾不知何所據也京師初無此花始禁中有數架花時民間或得之相贈遺號禁花今則盛矣



曲洧舊聞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一百九十二　子部

曲洧舊聞卷四

宋　朱弁　撰

銀杏出宣歙京師始惟北李園地中有之見於歐梅唱和詩今則畿甸處處皆種子遊陽翟北四十里龍福寺寺在超化南亂山中佛殿前有數樹樹大出屋而不結實同遊朝散大夫許和卿同叔言木自南而北者多苦寒有一法於臘月去根傍土取麥糠厚覆之火然其糠

俱成灰深培如故則不過一二年皆能結實若歲用此法則與南方不殊亦猶人炷艾耳吾屢試之矣同叔爲人敦厚方實無城府者其言當不欺云

龍福寺據大龜山腹前負佛殿山西有雁翅嶺嶺下有龍潭皆取其形似也寺有伏虎禪師相傳云山舊多虎獵者數人方射虎有僧來乞食獵者指虎穴給云彼有吾茇舍食飲畧具可往一飽僧如言而往日將暮寂不聞聲乃登東巖望之見僧跏趺坐穴中虎馴繞其側驚

異棄弓矢羅拜大呼曰願為師弟子不復射生矣僧築菴大龜山腹自此虎不為害學徒日盛遂為大寺後以龍潭禱雨屢應賜今名焉今正殿西南有禪師祠堂塑像是真身獵者五人侍左右

龍福寺門外東偏有脩竹二畝餘殆不減洛中所産有鼠喜食其笋寺僧於笋生時置鼓晝夜鳴之謂之驚鼠鼓予與韓秉則同遊見之秉則笑曰使王子猷遭此鼠必躬自撾鼓傳中又添此一事以為後人美談也

芙蓉禪師道楷始住洛中招提寺倦於應接乃入五度山卓菴於虎穴之南晝夜苦足冷時虎方乳楷取兩子以暖其足虎歸不見其子咆哮跳擲聲振林谷有頃至菴中見其子在焉瞪視楷良久楷曰吾不害爾子以暖足爾虎乃銜其子曳尾而去

代州五臺山太平興國寺者直金剛經窟之上乃古白虎菴之遺址也相傳云昔有僧誦經菴中患於之水適有虎跑泉而菴以此得名

代州清涼山清涼寺始見於華嚴經蓋文殊示現之地也去寺一里餘有泉號一鉢泉一鉢許挹之不竭或久之不挹雖盈而不溢其理不可解亦一異也清涼山數出光景不可勝紀甲寅年臘月八日夜現白圓光通夕不散人往來觀瞻如身在月中比他日所見尤為殊異祕魔巖靈跡甚多嘗有飛石入廁度其石之尺寸則大於戶不知從何而入也僧有不被袈裟而登巖者則必有石落中路或飛石過耳如箭聲人皆恐怖

長松産五臺山治大風有殊効世人所不知也文殊指以示癩僧如其所教其患即愈自此名著於清凉傳而本草未之載也

嵩少比南方山極雄壯然石多而土少乏秀潤之氣石皆堅頑不可鐫鑿峻極上院嘗於其院東鑿井經年纔深丈許每鑿一寸雇傭錢至一千匠者不至也法當積薪其中然之乘熱沃以釅醋然後施功庶乎其可也予嘗語其寺僧但恐山中難得好醋耳

夜叉石一里餘有泉一眼清甘可飲舊號救命水歐公與聖俞同遊時改為醒心泉或云舊名雖鄙惡然亦得其實也

虎頭巖在真君觀西巖北有一谷幽深而險人迹罕到道人沈天休嘗言頃年採藥其中糧絶掘山藥煑食見一藤引蔓甚遠而葉亦特大疑其非也乃共掘之大如柱長數尺蓋亦山藥也大甕可享半月戲目為玉柱其後玉柱之名稍著山有玉柱峯其下為玉柱川鬻山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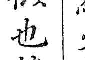
者利其易售皆冒玉柱之名然其實不知本末也

巴欖子如杏核色白褊而尖長來自西蕃比年近畿人種之亦生樹似櫻桃枝小而極低惟前馬元忠家開花結實後移植禁蘌予嘗游其圃有詩云花到上林開即謂此也

大隗山即莊子所謂具茨山也山有具茨寺其中產一種木身榦枝葉皆如槐三二月開花色紅而細俗呼為槐三香亦有種園圃中者

具茨亦產蕨採藥者云其根即黑狗脊也按本草圖經黑狗脊有一種乃蕨也而其下不云是蕨葢苗已老修書者遺其說耳具茨人雖採蕨為蔬茹然不知其名但呼為小兒拳予遊龍福寺見於道傍自邇歳遣人採焉山下人知其為蕨稍有珍之者

藥有五加皮其樹身榦皆有刺葉如楸俗呼之為刺楸春採芽可食味甜而微苦或謂之苦中甜云食之極益人予在東里山中人歳常以此餉因移植後圃葢無可



玩者特為其芽可食耳

密縣超化寺乃鄴西山水勝處考碑碣始建於隋泉色如琉璃湧為珠出波面其池極淺僧云焦土裏陵不涸不溢往歲中貴人降香乃于塔東命以鍬試之一鍬泉湧出至今謂之一鍬井云

紅蓼即詩所謂游龍也俗呼水紅江東人別澤蓼呼之為火蓼道家方書亦有用者呼為鶴膝草取其莖之形似也然澤蓼有二種味辛者酒家用以造麴餘不入用

也

藜有二種紅心者俗呼為紅灰藋徒弔切古人食之多以為羮所謂藜羮不糝是也而今人少有食者豈園蔬多品而不顧乎然山人處士未之棄也其身榦輕而堅以為杖則於老者尤宜唐人猶有編為床者往往見於篇什仙方用之為秘藥或入燒煉藥多取紅心者易名為

鶴頂草

石炭不知始何時凞寧間初到京師東坡作石炭行一

首言以治鐵作兵器甚精亦不云始於何時也予觀前漢地里志豫章郡出石可燃為薪隋王劭論火事其中有石炭二字則知石炭用於世久矣然今西北處處有之其為利甚博而豫章郡不復說也

歐公作花品目所經見者纔二十四種後於錢思公屏上得牡丹凡九十餘種然思公花品無聞於世宋次道河南志於歐公花品後又增二十餘名張峋或云為留臺字子堅撰譜三卷凡一百一十九品皆敘其顏色容狀及所以

得名之因又訪于老圃得種接養護之法各載於圖後最為詳備韓玉汝為序之而傳於世大觀政和以來花之變態又有在岣所譜之外者而時無人譜而圖之其中姚黄尤驚人眼目花頭面廣一尺其芬香比舊特異禁中號一尺黄子在南平城作謝范祖平朝散惠花詩云平生所愛曾莫倦天遣花王慰吾願姚黄三月開洛陽曾覿一尺春風面蓋記此事也祖平字準夫忠文公之諸孫也以雄倅致仕居許下被俘惠予花時年六十

一歲矣

嶠南山水極佳而多奇産詭似中州人輒嚬蹙莫有領其語者以其有瘴霧世傳十往無一二返也予大觀間見供備庫使李（忘其名）自言二十三以三班借職度五嶺歷二廣差遣北歸已七十九矣得監東太乙宮香火其體力强健行步如四五十時人宣和間其族人云尚無恙乃信元微之至商山賦思歸樂言趙卿事不誣而東坡荅參寥報平安書云雖居炎瘴幸無所苦京師國醫

手裏死漢甚多此雖寛參寥之語與元微之至商山所賦葢謂不獨炎瘴能死人其理之常然者非過論也

鄭州東僕射陂葢後魏孝文遷洛時賜僕射李冲之陂也後人立祠遠近皆呼為僕射廟章聖皇帝西祀過之遣官致祭有祭文刻石在焉近世遂傳為李衛公僕射廟土人得衛公竹冊以藏廟中而崇寧以來賜廟額亦以為衛公不疑而士大夫莫有是正之者

筆談載淡竹葉謂淡竹對苦竹凡苦竹之外皆淡竹也

新安郡界中自有一種竹葉稍大於常竹枝莖細高者尺許土人以作熟水極香美可喜方藥所須悉用之有效豈存中未之見耶

新安郡婺源縣境中産一種草莖葉柔弱引而不長葉類甘菊葉俗呼蔗今訛為遮字蓋食之味苦而有餘甘也性温行血尤宜産婦煮熟揉去苦汁産後多食之無害往往便以為逐血藥也又呼苦益菜訪之醫家莫有知者

去鉅鹿郡西北一舍有泉按水經名達活源深流長廣輪數百里享其利咸平間刺史柳開疏泉一支植千柳為亭於其上為一郡勝遊之地熈寧壬子歲泉忽淪伏不見後五年元豐改元之初太守王慥率郡僚禱於泉上不越月而復出再踰時而浩浩湯湯倍加厥初闔境驚異之因易名為再來泉至今六七十年焦土襄陵不增不減當時通判虢州王宏徵為誌其事刻石尚存焉

吕申公公著當文靖秉政時自書鋪中投應舉家狀弊

衣蹇驢譙退如寒素見者雖愛其容止亦不異也既去

問書鋪家知是呂廷評乃始驚嘆

謝濤字濟之絳之父也終於太子賓客女適梅堯臣幼

為王黄州所知世稱雅善品藻文章江夏黄才叔喜自

負其文謂濤曰公能損益一字吾服公濤為削去二十

字才叔雖不樂然無以勝之也

歐公論謝希深曰三代以來文章盛稱西漢希深制誥

尤得其體世謂常楊元白便不足多也

王文康再使北有戴斗奉使録三卷文康預修傳燈録
册府元龜景德中命近臣修書時楊文公為太常丞制
以二公並命論者以才名等夷非復爵位差降也
元符末王敏中長户部豐相之自獨坐遷工部尚書敏
中表言豐稷厚德時所領屬臣古實不逮也乞立班在
豐稷下詔不從士大夫至今以為美談
宋次道龍圖云校書如掃塵隨掃隨有其家藏書皆校
三五遍者世之蓄書以宋為善本居春明坊昭陵時士

大夫喜讀書者多居其側以便於借置故也當時春明宅子比他處僦直常一倍髙陳叔易常為予言此事嘆曰此風豈可復見耶

穆修伯長在本朝為初好學古文者始得韓柳善本大喜自序云天既饜予以韓而又飫我以柳謂天不予饗過矣欲二家文集行於世乃自鏤板鬻於相國寺性伉直不容物有士人來酬價不相當輒語之曰但讀得成句便以一部相贈或怪之即正色曰誠如此修豈相欺

者士人知其伯長也皆引去

古語云大匠不示人以璞蓋恐人見其斧鑿痕迹也黄魯直於相國寺得宋子京唐史稿一冊歸而熟視之自是文章日進此無他也見其竄易句字與初造意不同而識其用意所起故也讀歐公文疑其自肺腑流出而無斲削工夫及見其草逮其成篇與始落筆十不存五六者乃知為文不可容易班固云急趨無善步良有以也

凡人溺於所見而於所不見則必以為疑孫皓問張尚曰汎彼柏舟柏中舟乎尚曰詩又云檜楫松舟則松亦中舟矣皓忌其勝已因下獄南方多佳木而取舟不及松柏此皓所以疑也今西北率以松柏為舟材之最良者有溺於所見遂謂柏不可以為舟斷以已意以訓導學者而棄先儒之説可怪也邶之風言自宜濟渡猶仁人宜見用柏宜為舟鄘風亦然乃獨於邶風釋之可以槩見也況非其地之所有風俗所宜詩人不形於歌詠

昔人蓋嘗明之矣孫皓雖忌張尚之勝已然不敢以訓人也

宇文大資嘗為予言湘山野録乃僧文瑩所編也文瑩嘗遊丁晉公門公遇之厚其中凡載晉公事頗左右之予退而記其事因曰人無董狐之公未有不為愛憎所奪者六一居士詩云後世茍不公至今無聖賢後世豈可盡欺哉

介甫對裕陵論歐公文章晚年殊不如少壯時且曰惟

識道理乃能老而不衰人多駮此語予與韓東則正言論此東則曰道理之妙當求於聖人之言聖人之言具在六經不可捹也歐公識與不識姑置之勿問不知介甫所謂道理果安在抑六經之外别有道理乎東坡祭原父文云大言滔天詭論滅世蓋指介甫也介甫當時在流輩中以經術自尊大唯原父兄弟敢抑其鋒故坡特於祭文表之以示後人然亦未知其於君臣間如此無顧忌也時坐客頗衆莫不以東則之言為然

唐制常叅官自建中以後視事之三日令舉一人以自代所以廣得人之路也本朝沿襲惟兩制以上乃得舉自代而常叅官不預也祖宗以來從官多舉已仕官而名級尚微者韓子華在翰苑日乃以布衣常秩充選而莫有繼之者建中靖國間劉器之以待制出守中山乃舉一布衣(忘其姓名)當時莫不駭異而不知援子華例也

熈寧末曾皎以常潤團練推官為福建常平屬官乞朝辭上殿閤門以前無選人入辭上殿例詔特引對罷為

潭州州學教授

曲洧舊聞卷四

曲洧舊聞卷五

宋 朱弁 撰

本朝九域志自大中祥符六年修定至熙寜八年都官員外郎劉師旦言自大中祥符至今六十年州縣有廢置名號有改易等第有升降兼所載古跡有出於俚俗不經者乞選有地理學者重修之乃命趙彦若曾肇就祕省置局刪定今世所刊者是也崇寜末詔置局編修

前後所差官不少然竟不能成

晁端禀大受少以知人則百僚任職賦為開封府解頭大受為文敏而工於王禹玉為表姪禹玉内集酒數行而歐公謝致仕啟事至禹玉發緘看稱美不已謂大受曰須以一啟答之此題目甚好非九哥不能作也大受畧不辭讓酒罷方啜茶啟已成矣禹玉驚其速雖誇於坐人而意終不樂

章子厚與晁祕監美叔同生乙亥年同榜及第又同為

館職常以三同相呼元祐間子厚有詩云寄語三同晁

祕監乃謂此也然紹聖初子厚作相美叔見其施設大

與在金山時所言背違因進謁力諫之子厚怒黜為陜

守美叔謂所親曰三同今百不同矣

章惇被謫錢勰草詞云硜硜無大臣之體鞅鞅非少主

之臣章甚銜之紹聖初召拜首台翰林承旨曾布子宣

草麻璧庭宣有赤舄几几對南山巖巖之語在庭士大

夫相語云今則几几巖巖奈何硜硜鞅鞅乎未幾錢自

吏部尚書貶知池州

秦少游自郴州再編管横州道過桂州秦城鋪有一舉子紹聖某年省下第歸至此見少游南行事遂題一詩於壁曰我為無名抵死求有名為累子還憂南來處處佳山水隨分歸休得自由至是少游讀之淚涕雨集道君踐祚流人皆牽復而少游竟死貶所豈非命耶

朝廷初令諸路州軍剏天慶觀别建聖祖殿張文懿時為廣東路都漕請曰臣所部皆窮固乞以最上律院改

充詔許之仍詔諸路委監司守臣親擇堪為天慶觀寺院改額為之不得因而生事

劉道原自洛還廬阜時過淮南見晁美叔美叔呼諸子拜之道原曰諸郎皆秀異必有成立無為飫學但自守家法他日定有聞于世飫學已為今日患後三十年横流其患有不可勝言者恕與公老矣諸郎皆自見之勿忘吾言

隆德府屯留縣王誥字宣叔少習文應進士舉以家貧

訓幼學為業屢取鄉薦而於省試輙不利每赴省必夢胡僧姿狀雄偉謂曰君此行徒勞耳君骨相雖主有才而不應得禄位壽可過耳順外是非余所知也年五十餘又將赴省夢前僧相賀曰君是舉必登第無疑矣夢中詰之曰師向語我不當得禄位今乃云登第何也僧曰以君教導童子用心篤至不負其父母所託為有陰德故天益君算而報君以禄位因引至一官府指庭下所陳古樂器曰君姑記之異時當自悟也厥後亦數有

夢但其僧不復見而所陳樂器如初時蜀公方獻新樂詔於延和殿按試詰意廷試必問樂凡古今樂事無不經意者逮試日所得賦題乃樂調四時和也是歲始預正奏名遂于馬涓榜下賜第歷官數任以奉議郎致仕年七十有七卒於家潞人能言此事者甚多因為記之

曾明仲治郡善用耳目於迹盜尤有法潞公過鄭失金唾壺明仲見公於驛中公言其事明仲呼孔目官附耳付之既去不食頃已擒偷唾壺人來矣潞公歸朝大稱

賞之

劉道原日記萬言終身不忘壯輿亦能記五六千字壯輿之子所記才三千字晁以道戲壯輿曰更兩世當與我相似

東坡嘗謂劉壯輿曰三國志注中好事甚多道原欲修之而不果君不可辭也壯輿曰端明曷不為之坡曰某雖工於語言也不是當行家

東坡自黃徙汝過金陵荊公野服乘驢謁於舟次坡不

冠而迎揖曰軾今日敢以野服見大丞相公荆公笑曰禮為我輩設哉坡曰軾亦自知相公門下用軾不著公無語乃相招遊蔣山在方丈飲茶次公指案上大硯曰可集古人詩聯句賦此硯坡應聲曰軾請先道一句因大唱曰巧匠斲山骨公沉思良久無以續之乃起曰且趂此好天色窮覽蔣山之勝此非所急也田畫丞君是日與一二客從後覿之丞君曰荆公尋常好以此困人而門下士往往多辭以不能不料坡不可以此懾伏也

承君建中靖國間為大宗正丞曾布欲用為提舉常平以非其所素學辭不受士論美之

東坡云郗超雖為桓温腹心以其父愔忠於王室不令知之將死出一箱書付門生曰本欲焚之恐公年尊必以相傷為斃我死後若大損眠食可呈此箱不爾便燒之愔後果哀悼成疾門生依指呈之悉與温往返密計乃大怒曰小子死恨晚矣更不復哭若方回者可謂忠臣矣當與石碏比然超不謂之孝可乎使超知君子之

孝則不從溫矣東坡先生曰超小人之孝也

東坡在儋耳因試筆嘗自書云吾始至南海環視天水無際悽然傷之曰何時得出此島耶已而思之天地在積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國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島者覆盆水于地芥浮于水蟻附于芥茫然不知所濟少焉水涸蟻即徑去見其類出涕曰幾不復與子相見豈知俯仰之間有方軌八達之路乎念此可以一笑戊寅九月十二日與客飲薄酒小醉信筆書此紙東坡云

遇天色明暖筆硯和暢便宜作草書數紙非獨以適吾意亦使百年之後與我同病者有以發之也張長史懷素得草書三昧聖宋文物之盛未有以嗣之惟君謨頗有法度然而未放止與東坡相上下耳

東坡與客論食次取紙一幅書以示客云爛蒸同州羊羔灌以杏酪食之以匕不以箸南都麥心麪作槐芽温淘糝襄邑抹猪炊共城香粳薦以蒸子鵝吳興庖人斫松江鱠既飽以廬山康王谷簾泉烹曾坑鬬品少焉解

衣仰卧使人誦東坡先生赤壁前後賦亦足以一笑也

東坡在儋耳獨有二賦而已

東坡至儋耳見野花夾道如芍藥而小紅鮮可愛樸樕叢生土人云倒黏子花也結子如馬乳爛紫可食殊甘美中有細核并嚼之瑟瑟有聲亦頗澁童兒食之或大便難葉背白如石韋狀野人秋夏病痢食其葉輒已海南無柿人取其皮剥浸爛杵之得膠以代柿漆蓋愈於柿也吾久苦小便白濁近又大府滑百藥不差取倒黏

子嫩葉蒸之焙燥為末以酒糊丸日吞百餘二府皆平復然後知其竒藥也因名海漆而私記之貽好事君子明年子熟當取子研濾酒為膏以劑不復用糊矣

東坡在海外於元符二年春且盡因試潘道人墨取紙一幅書曰松之有利於世者甚博松花脂茯苓服之皆長生其節煮之以釀酒愈風痺强腰足其根皮食之膚革香久則香聞下風數十步外其實食之滋血髓研為膏入漓酒中則醇釅可飲其明為燭其烟為墨其皮上

蘚為艾納聚諸香煙其材産西北者至良名黄松堅皺冠百木畧數其用於世凡十有一不是閒居不能究物理之精如此也

東坡嘗語予過曰秦少游張文潛才識學問為當世第一無能優劣二人者少游下筆精悍心所默識而口不能傳者能以筆傳之然而氣韻雄拔踈通秀朗當推文潛二人皆辱與予遊同升而並黜有自雷州來者遞至少游所惠書詩累幅近居蠻夷得此如在齊閒韶也汝

可記之勿忘吾言

東坡因子過讀南史卧而聽之語過曰王僧虔居建康禁中里馬糞巷子孫凝實謙和時人稱馬糞諸王為長者東漢贊論李固云視胡廣趙戒如糞土糞之穢也一經僧虔便為佳號而以比胡趙則糞有時而不幸汝可不知乎

東坡因與方士論内外丹仍有所得喜而曰白樂天作廬山草堂蓋亦燒丹也丹欲成而爐鼎敗明日忠州除

書到乃知世間事不兩立也僕有此志久矣而終無成亦以世間事未敗故也今日真敗矣書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信而有徵君輩為我誌之

東坡言唐僧段和尚善彈琵琶製道調涼州國工康崑崙求之不得後于元載子伯和處得女樂八人以其半遺段乃得之予家舊有婢亦善作此曲音節皆妙但不知道調所謂今日讀唐史樂志云高宗以為李氏老子之後故命樂工製道調皆在海外語過者

東坡云今琵琶有獨彈不合胡部諸調曰朶宫多不可曉樂志又云凉州者本西凉所獻也其聲本宫調有大遍小遍正元初樂工康崑崙寓其聲於琵琶奏於玉宸殿因號玉宸宫調予嘗聞琵琶中作𪓟弦薄媚者乃云是玉宸宫調也

東坡言唐初即用隋樂武德九年始詔祖孝孫竇璡等定樂初隋用黄鍾一宫惟𣫍七鍾五懸而不擊謂之啞鍾張文收乃依古斷竹數十二律與孝孫等次調五鍾

叩之而應由是十二鍾皆用至肅宗時山東人魏延陵得律一因李輔國奏云云太常樂調皆下不合黄鍾請悉别製諸鍾磬帝以為然乃悉取諸樂器磨刻之二十五日而成然以漢律考之黄鍾乃太簇也當時議者以為非是唐自肅代以後政日急民日困俗日偷以至於亡以理推之其所謂下者乃鍾聲也悲夫

東坡在儋耳謂子過曰吾嘗語汝我决不為海外人近日頗覺有還中州氣象乃滌硯索紙筆焚香曰果如吾

言寫吾平生所作八賦當不脫誤一字旣寫畢讀之大喜曰吾歸無疑矣後數日而廉州之命至八賦墨迹始在梁師成家或云入禁中矣

章楶質夫作水龍吟詠楊花其命意用事清麗可喜東坡和之若豪放不入律呂徐而視之聲韻諧婉便覺質夫詞有織繡工夫晁叔用云東坡如毛嬙西施淨洗却面而與天下婦人鬬好質夫豈可比耶

東坡性不忍事甞云如食中有蠅吐之乃已晁美叔每

見以此為言坡云某被昭陵擢在賢科一時魁舊往往為知己上賜對便殿有所開陳悉蒙嘉納已而章疏屢上雖甚剴切亦終不怒使某不言誰當言者子之所慮不過恐朝廷殺我耳美叔默然坡浩歎久之曰朝廷若果見殺我微命亦何足惜只是有一事殺了我後好了你遂相與大笑而起美叔名端彦

東坡之殁士大夫及門人作祭文甚多惟李廌方叔文尤傳如道大不容才高為累皇天后土鑒平生忠義之

心名山大川還千古英靈之氣識與不識誰不盡傷聞所未聞吾將安放此數句人無賢愚皆能誦之

温公既薨於位而元豐餘黨以先政撼揺宰執劉莘老持兩端獨微仲子由奮不顧身靡所依違時韓川上言云伏聞朝廷謂前日臣下罪惡已賜施行將降詔書自今以前事狀更不復問戒敕言者不許彈劾得於傳聞臣不敢信反覆開陳累千百言葢疑莘老也後三月果有詔書謂罪顯者已正惡鉅者已斥則宜蕩滌隱疵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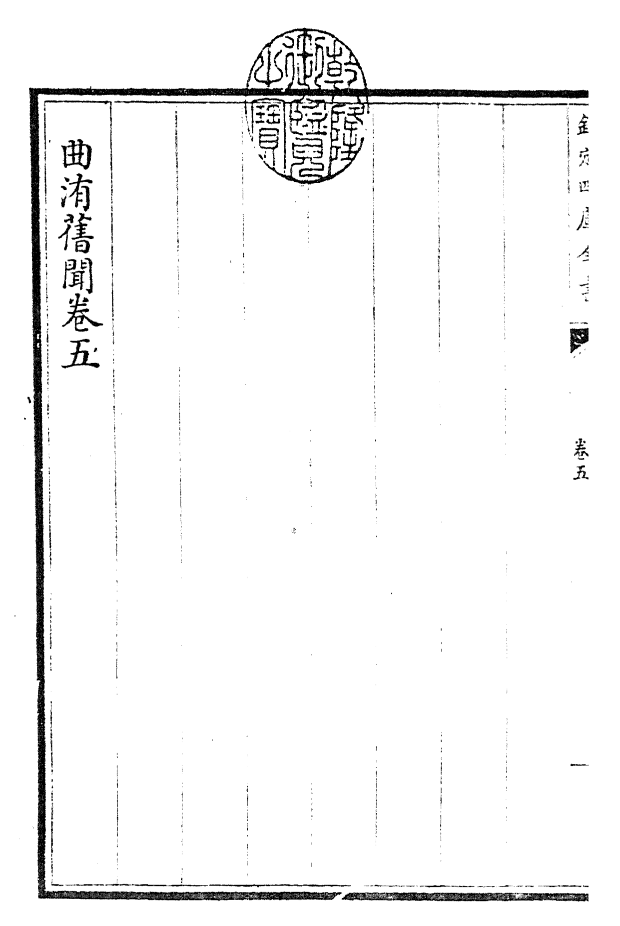
略細故應今日以前事狀一切不問有司不得施行川遂言張璪罪顯惡大獨在朝廷而劉器之等交攻不已因併言莘老莘老久之亦求出議者論微仲子由非不慮後患也為天下計當如此耳

予嘗聞陳叔易與人言韓川章疏崔台符楊伋王孝先等元豐以後次第為大理卿專視蔡確風旨數年以來鍛鍊刑獄至二萬二千餘事而訴理所才八百餘事則知貧弱不能自訴及流移死亡而無人為雪理者皆在

八百事之外也紹聖崇寧干進之臣持此藉口指為謗訕而不推原專視宰相風旨之人上累裕陵是以深刻固爵位者愈得志而大臣當國者終以忌器不可論列小人一何幸哉予在南平城得元祐所編類臣寮章疏而川一集在其中其言台符等所斷過刑獄數目與當時所傳不差

熈寧大臣以搢紳不附多起大獄以脅持上下而蔡新州因是取台輔元祐間置素理所專為新州之黨上誤

裕陵建中靖國元年范致虛知紹述之説復行引訴理為言欲擊韓師朴而助曾子宣師朴論其姦自諫垣出為郢倅既到任謝表猶云云不已其略云豈十九年之詹斷有八百件之寃刑當時讀其表者莫不知其必取好官而惡其心術之險也



曲洧舊聞卷五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嚴福

謄錄監生臣顧振